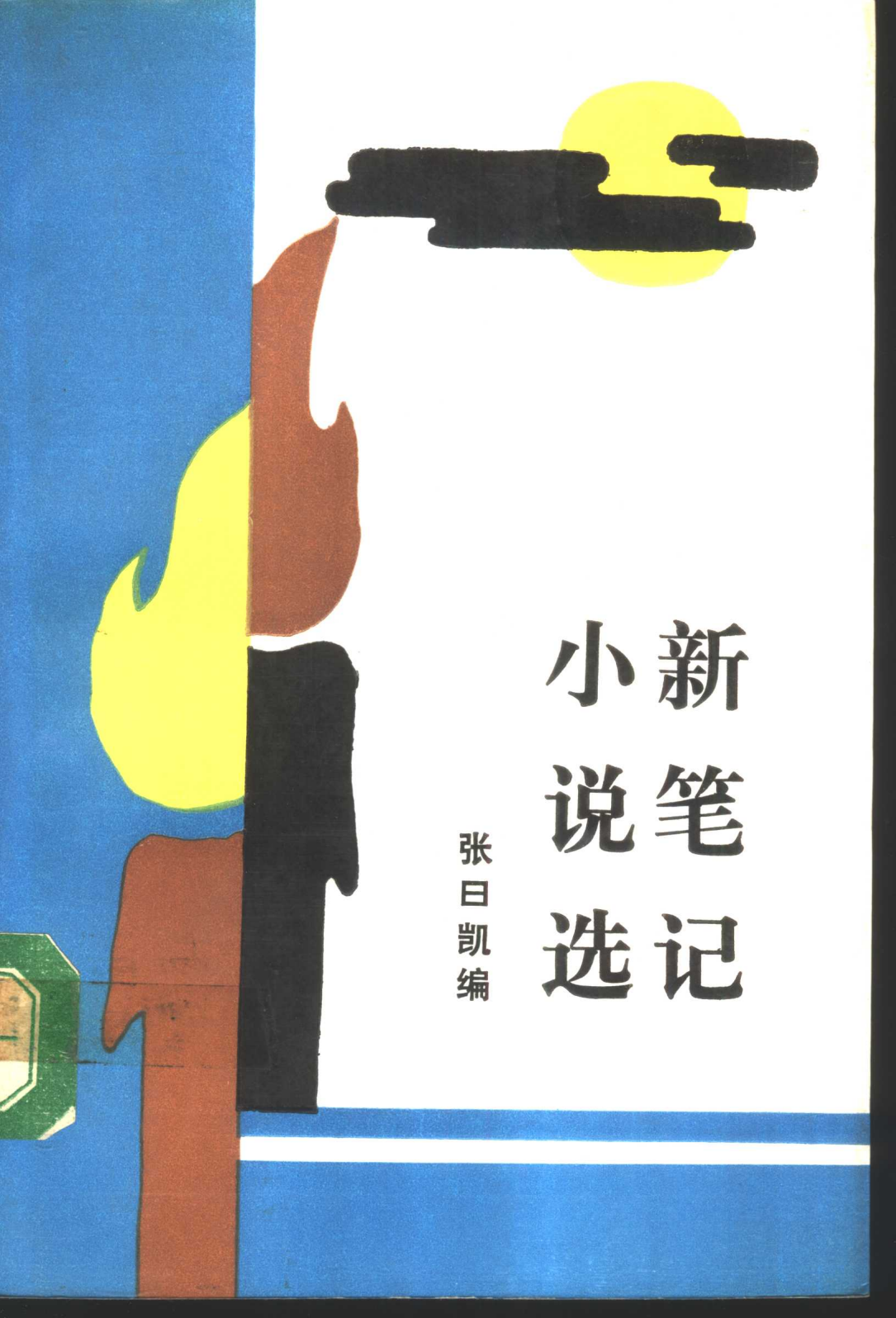




小新 说笔记 选记

张曰凯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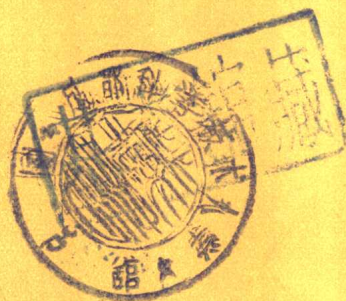
I247.7
1262

950004

I247.7
1262

新笔记小说选

张日凯 编



F11610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186号

新笔记小说选

编者：张曰凯

责任编辑：陈 染

装帧设计：崔君旺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44千

印张：14

插页：2

印数：0001—3,200

版次：1992年9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533-X/I·532

定价：7.45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汪曾祺

新笔记小说是近年出现的文学现象。以前不是没有过，但是写的人不是那样多，刊物上也不似现在这样频繁的出现，没有成为风气。这种现象产生的背景是什么？这说明什么“问题”？

我是写过一些这样的小说的，有些篇自己就加了总题或副题：笔记小说。我好像成了这种小说文体的始作俑者之一。但究竟什么是新笔记小说，我也说不上来。

要问新笔记小说是什么，不如先问问：小说是什么？这个问题问之小说家，大概十个有八个答不出。勉强地说，依我看，小说是一种生活的样式或生命的样式。那么新笔记小说可以说是随笔写下来的一种生活，一种生活或生命的样式。

中国古代的小说，大致有两个传统：唐人传奇和宋人笔记。唐人传奇本是“行卷”，是应试的举子投给当道看的，这样可以博取声名，“扩大影响”，使试官在阅卷前已经有个印象。因为要当道看得有趣，故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又欲使当道欣赏其文才，故辞句多华丽丰赡。是有意为文。宋人笔记无此功利的目的，只是写给朋友看看，甚至是写给自己看的。《梦溪笔谈》云“所与谈者，唯笔砚耳”。是无意为文。故文笔多平实朴素，然而自有情致。假如用西方

的文学概念来套，则唐人传奇是比较浪漫主义的，而宋人笔记则是比较现实主义的。新笔记小说所继承的，是宋人笔记的传统。

新笔记小说的作者大都有较多的生活阅历，经过几番折腾，见过严霜烈日，便于人生有所解悟，不复有那样炽热的激情了。相当多的新笔记小说的感情是平静的，如秋天，如秋水，叙事雍容温雅，渊渊汨汨，孙犁同志可为代表。孙犁同志有些小说几乎淡到没有什么东西，但是语简而情深，比如《亡人逸事》。这样的小说，是不会使人痛哭的，但是你的眼睛会有点潮湿。但也有些笔记小说的感情是相当强烈的，如张石山的《淘井》，王润滋的《三个渔人》。有不少笔记小说是写得滑稽梯突的，使读者读后哭笑不得。写“文化大革命”的笔记小说，被称为“新世说”者多如此。恽建新的《刘校长游街》写得很真实，——同时又那样的荒谬。写“文化大革命”小景的小说，多如实，少夸张，然而这样的如实又显得好像极其夸张。这样的感情是所谓“冷隽”。这样，有些笔记小说就接近讽刺文学，带杂文意味。这在新笔记小说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那是“无可奈何之日”。

笔记小说一般较少抒情，然而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却是一首抒情诗。然而，你不能说这不是新笔记小说。阿成的《年关六赋》是风俗画。贾平凹的《游寺耳记》是小说么？是“笔记小说”么？这是一篇游记，一篇散文。然而“笔记”和“散文”从来就是“撕掳不开”的，笔记小说多半有点散文化。孙犁同志的小说在发表前有编辑问过他“您这是小说还是散文？”孙犁答曰“小说！小说！”我们要不要把《游寺耳记》从“新笔记小说”中开除出去？不一定吧。高晓声的《摆渡》是寓言。矫健的《圆环》可以说是一篇哲学论文。

如此说来，“新笔记小说”从内到外，初无定质，五花八门，无所不包了？

好像是这样。这也是“新笔记小说”的特点。“新笔记”的天地是非常广阔的。

“新笔记小说”很难界定。这是一个宽泛的、含混的概念。但是又不是“宽大无边”。作者和编者读者心目中有那么一种东西，有人愿意写，写就是了。有人愿意看，看就是了。

有一个也许叫人困惑的问题：新笔记小说和“主旋律”的关系。一般说来，大部分新笔记小说大概不能算是主旋律吧？不是主旋律，那么是什么？次旋律？亚旋律？它和主旋律的关系是什么？也不必管它吧。有人愿意写，写就是了。有人愿意看，看就是了。

目 录

序.....	汪曾祺	1
鸡缸.....	孙 犁	1
高晓能手.....	孙 犁	4
亡人逸事.....	孙 犁	8
报纸的故事.....	孙 犁	12
还乡.....	孙 犁	16
修房.....	孙 犁	22
王婉.....	孙 犁	27
鱼苇之事.....	孙 犁	31
冯前.....	孙 犁	34
颐和园.....	孙 犁	38
蚕桑之事.....	孙 犁	42
故里三陈（三题）.....	汪曾祺	45
桥边小说三篇.....	汪曾祺	56
故人往事（二题）.....	汪曾祺	72
笔记小说两篇.....	汪曾祺	79
闹市闲民.....	汪曾祺	85
摆渡.....	高晓声	88

米脂婆姨记.....	贾平凹	90
游寺耳记.....	贾平凹	93
王满堂.....	贾平凹	94
木雏.....	林斤澜	99
有关出国二三事（三题）.....	林斤澜	103
“夜半歌声”的歌者.....	林斤澜	106
三癔录（三题）.....	叶大春	109
古藤手仗.....	叶大春	118
小城无故事.....	何立伟	122
史遗三录（三题）.....	韩少功	128
三个渔人.....	王润滋	133
乡井（四题）.....	文 平	143
遍地风流（二题）.....	阿 城	173
乡村变奏（三题）.....	刘震云	179
人间笔记（二题）.....	李庆西	187
圆环.....	矫 健	197
萃华街纪事（二题）.....	鲍 昌	206
不速之客.....	鲍 昌	213
白河纪梦（二题）.....	范若丁	216
掏井.....	张石山	230
梦庄记事（三题）.....	贾大山	236
醉土.....	彭瑞高	251
名士.....	聂鑫森	258
年关六赋.....	阿 成	265
人间俗话（三题）.....	阿 成	283
嫩老先生.....	栾法龙	288
街民（三题）.....	吴双林	292
绿色聊斋（二题）.....	高洪波	305

戏文·····	尹世林	308
后台趣谈（七题）·····	航 鹰	314
落叶溪（二题）·····	田中禾	339
市井琐闻（三题）·····	公 衡	350
老猫·····	韩可风	365
快刀与荷包·····	雷 铎	368
七个和一个·····	赵本夫	371
死的故事（三题）·····	王宗汉	375
福地西大营（二题）·····	林 希	382
女娲补天·····	许 辉	402
坐在窗后的女人·····	张秉毅	405
小说二题·····	张 弓	410
木眼·····	刘昌璞	414
少年台北（四题）·····（台湾）	吴淡如	416
肩上的微笑·····（日本）	猿渡静子	422

新“世说”

看自己的影子·····	高晓声	425
揪人·····	林斤澜	425
刘校长游街·····	恽建新	426
谣言四起·····	采 众	427
买鞋·····	孙友田	428
喜结鸾凤·····	傅晓红	429
大义深明·····	金 童	429
反革命分母·····	任春忠	430
走与爬·····	薛 冰	431

后 记·····	张曰凯	432
----------	-----	-----

鸡 缸

孙 犁

我们住宅后面就是南市，解放初期，那里的街道两旁，有很多小摊。每到晚上没事，我好到那里逛逛，有时也买几件旧货，价钱都是很便宜的。

有一次，我买了两个磁缸，磁很厚很白，上面是五彩人物、花卉，最下面还有几只雄鸡，釉色非常鲜艳。可能是用来装茶叶或糖果的，个儿很不小，我从南市抱回家中，还累得出了一身汗。抱回来，也没有多少用途，我就在里面放小米、绿豆。

“文化大革命”期间，此物和别的一些磁器被抄走，传说我家有廿多件古董，这自然是其中之一。关于书，我心里是有底的，说有这么多古董，我却没有精神准备。这些磁器，都是小贩们当做破烂买来的，我掏一元钱买一件，他们还算是遇到了大头。现在适逢其会，居然上升为古董，我心里有些奇怪。

这当然也是有人揭发的。我们住的是个大杂院，门口有个传达室。其中值班的，有个姓钱的老头，长年穿黑布衣服，叼着铜烟袋，不好说话，对人很是谦恭。既然是传达，当然也出入我的住室，见到了我的用具和陈设。此人造反以后，态度大变，常常对着我们住的台阶，大吐其痰。不过当时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是时代的自然点缀，我也不以为意，我个人是同他没有恩怨的。

冬季，我到了干校，属于牛鬼蛇神。这个姓钱的，作为“革命群众”，不久也到干校去了。有一天，他指挥着我们几个人，在院里弄煤，态度非常专横霸道。忽然，有一个同伴对他说：

“钱某某，你是什么人？你原是劝业场二楼的一个古董商，专门坑害人，隐瞒身份，混入机关。你和我们一样是牛鬼蛇神，不要在那里指手划脚的了，快脱了大衣，和我们一起干活！”

当时，我真为这位棚友捏一把汗。谁知这个姓钱的，听了以后，脸色惨白，立刻一转身，灰溜溜地钻进屋子里去了，以后再也不来领导我们。他虽然并没有从此就划入我们这个阶层，同我们去住一个棚子，但这件事，颇使我们扬眉吐气于一时，很觉得开心。

后来我想，一个古董商人，解放以后，变成了传达，内心对共产党当然是仇恨的，也就无怪对进城干部是这样的态度了。他向上级谎报我家有多少古董，也就是自然可信的了。

过了几年，书籍和磁器都发还了。书籍丢失了一些，并有几部被人评为“珍贵”，劝我“捐献国家”。磁器却一件没丢，也没人劝我捐献，可见都是不入流品，也不惹人喜爱的。

我把这些瓶瓶罐罐，堆放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一年夏天，忽然在一个破花瓶里，发现了一只死耗子，颇使人恶心。我把耗子倒出来，把花瓶送给了帮我做饭的妇女。

这两个磁缸，我用它腌上了鸡蛋，放在厨房里。烟熏火燎，满是尘土油垢，面目皆非了。

时间过得真快，又过了几年。国家实行开放政策，与外国通商来往，旧磁器旧文物，都大涨其价，尤其是日本人敢掏大价钱。那位妇女，消息灵通，把那只花瓶送到委托店论价，竟给十五元。还说，如果不是把人头磨损了一些，可以卖到二十元。她喜出望外，更有惜售之心，又抱回家去了。并好意地来通知我说：

“大叔，你那两个缸子，不要用它腌鸡蛋了，多么可惜呀，这可能是古董。我给你刷刷，拿到委托店去卖了吧。”

我未加可否。但也觉得，值此旧磁器短缺之时，派以如此用场，也未免太委屈它们了。今日无事，把鸡蛋倒到别的罐子里，用温水把它们洗了洗，陈于几案。磁缸容光焕发，花鸟像活了一样。使我不由得有一种感慨，就像从风尘里，识拔了希世奇材，顿然把它们安置在庙堂之上了。看了看缸底，还有朱红双行款：大清光绪年制。

还查了一本有关磁器的书，这种形制的东西，好像叫做鸡缸。

这不是古董是什么！对着它们欣赏之余，因有韵文之作，其辞曰：

绘者覃精，制者兢兢，锻炼成器，希延年用。瓦全玉碎，天道难凭。未委泥沙，已成古董。茫茫一生，与磁器同。

高 晓 能 手

孙 翠

干校的组织系统，我不太详细知道。具体到我们这个棚子，则上有“群众专政室”，由一个造反组织的小头头负责。有棚长，也属于牛鬼蛇神，但是被造反组织谅解和信任的人。一任此职，离“解放”也就不远了。日常是率领全棚人劳动，有的分菜时掌勺，视亲近疏远，上下其手。

棚是由一个柴草棚和车棚改造的，里面放了三排铺板，共住三十多个人。每人的铺位一尺有余，翻身是困难的。好在是冬天，大家挤着暖和一些。

我睡在一个角落里，一边是机关的民校教师，据说出身是“大海盗”；另一边是一个老头，是刻字工人。因为字模刻得好，后来自己开了一个小作坊，因此现在成了“资本家”。

他姓李名槐，会刻字模，却不大会写字。有一次签字画押，竟把槐字的木旁丢掉，因此，人们又叫他李鬼。

他既是工人出身，造反的工人们，对他还是有个情面的。但因为他又是由工人变成的“资本家”，为了教育工人阶级，对他进行的批判，次数也最多。

每次批判，他总是重复那几句话：

“开了一年作坊，雇了一个徒弟，赚了三百元钱，就解放了。这就是罪，这就是罪……”

大家也都听烦了。但不久，又有人揭发他到过日本，见过天皇。

这问题就严重了，里通外国。

他有多年的心脏病，不久就病倒了，不能起床。最初，棚长还强制他起来，后来也就任他一个人躺着去了。

夜晚，牛棚里有两个一百度的无罩大灯泡，通宵不灭。两只大洋铁桶，放在门口处，大家你来我往，撒尿声也是通宵不断。本来可以叫人们到棚外小便去，并不是怕你感冒，而是担心你逃走。每夜，总有几个“牛鬼蛇神”，坐在被窝口上看小说，不睡觉，那也是奉命值夜的。这些人都和造反者接近，也可以说是“改造”得比较好的。

李槐有病，夜里总是翻身、坐起，哼咳叹气，我劳动一天，疲劳得很，不得安睡，只好掉头到里面，顶着墙睡去。而墙上正好又有一个洞，对着我的头顶，不断地往里吹风。我只好团了一个空烟盒，把它塞住。

李槐总是安静不下来。他坐起来，乱摸他身下铺的稻草，这很使我恐怖。我听老人说过，人之将死，总是要摸炕席和衣边的。

“你觉得怎样，心里难过吗？”我爬起来，小声问他。

他不说话，忽然举起一根草棍，在我眼前一晃，说：

“你说这是什么草？”

他这种举动，真正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我也病了，发高烧。经医生验实，棚长允许我休息一天，还交代给我一个任务：照顾李槐。

这一天，天气很好，没有风。阳光从南窗照进来，落到靠南墙的那一排铺上。虽然照射不到我们这一排，看一看也是很舒服

的。我给李槐倒了一杯水，放在他的头前。我说：

“人们都去劳动了，屋里就是我们两个。你给我说说，你是哪一年到日本去的？”

“就是日本人占着天津那些年。”李槐慢慢坐了起来，“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过去我常和人们念叨。我从小好踩高跷，学徒的时候，天津春节有花会，我那时年轻，好耍把，很出了点名。日本天皇过生日，要调花会去献艺，就把我找去了。”

“你看见天皇了吗？”

“看见了。不过离得很远，天皇穿的是黑衣服，天皇还赏给我们每人一身新衣服。”

他说着兴奋起来，眼睛也睁开了。

“我们扮的是水漫金山，我演老渔翁。是和扮青蛇的那个小媳妇耍，我一个跟斗……”

他说着就往铺下面爬。我忙说：

“你干什么？你的病好了吗？”

“没关系。”他说着下到地上，两排铺板之间，有一尺多宽，只容一个人走路，他站在那里拿好了一个姿势。他说：

“我在青蛇面前，一个跟斗过去，踩着三尺高跷呀，再翻过来，随手抱起一条大鲤鱼，干净利索，面不改色，日本人一片喝彩声！”

他在那里直直站着，圆睁着两只眼睛，望着前面。眼睛里放射出一种奇异多彩的光芒，光芒里饱含青春、热情、得意和自负，充满荣誉之感。

我怕他真的要翻跟斗，赶紧把他扶到铺上去。过了不多两天，他就死去了。

芸斋主人曰：当时所谓罪名，多夸张不实之词，兹不论。文化交流，当在和平共处两国平等互惠之时。国

破家亡，远洋奔赴，献艺敌酋，乃可耻之行也。然此事在彼幼年之期，自亦可谅之。而李槐至死不悟，仍引以为光荣，盖老年糊涂人也。可为崇洋媚外者戒。及其重病垂危之时，偶一念及艺事，竟如此奋发蹈厉，至不顾身命，岂其好艺之心至死未衰耶。

亡人逸事

孙犁

一

旧式婚姻，过去叫做“天作之合”，是非常偶然的。据亡妻言，她十九岁那年，夏季一个下雨天，她父亲在临街的梢门洞里闲坐，从东面来了两个妇女，是说媒为业的，被雨淋湿了衣服。她父亲认识其中的一个，就让她们到梢门下避避雨再走，随便问道：

“给谁家说亲去来？”

“东头崔家。”

“给哪村说的？”

“东辽城，崔家的姑娘不大般配，恐怕成不了。”

“男方是怎么个人家？”

媒人简单介绍一下，就笑着问：

“你家二姑娘怎样？不愿意寻吧？”

“怎么不愿意。你们就去给说说吧，我也打听打听。”她父亲回答得很爽快。

就这样，经过媒人来回跑了几趟，亲事竟然说成了。结婚以后，她跟我学认字，我们的洞房喜联横批，就是“天作之合”四个字。她点头笑着说：